

<<雪狼湖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雪狼湖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40228033

10位ISBN编号：7540228032

出版时间：2012-5

出版时间：北京燕山出版社

作者：钟伟民

页数：138

字数：99000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雪狼湖>>

内容概要

这是一段有关爱情的传说，凄美、深远、痛彻心扉.....

主人公胡狼是花的守护者，爱上了与自己身世悬殊的高贵的宁静雪，而超凡

脱俗的宁静雪也被胡狼的真挚感动，两人坠入情网。

然而这份强烈的感情却无法打破世俗的眼光，在重重压力下，“雪”与“狼”被迫分离，但他们的内心却无法忘却曾经许下的诺言，还有那片赋予诺言的“雪狼湖”，在挣扎与对抗中，在错综纠结的家庭压迫下，爱情被凝固在时间的湖水中，生与死、花与湖，爱情与永恒就此诞生.....

小说语言独特，具有浓厚的异域色彩，情节曲折，引人入胜，意境唯美，内容富有深刻的内涵，对于永恒、对于时间、对于爱情，在小说中都有不同于普通叙事小说的表达。

《雪狼湖》是香港著名作家钟伟民先生于1996年创作的，该作品曾被改编为张学友主演的著名音乐剧《雪狼湖》，因此成为经典之作，广受好评。

《雪狼湖》曾在香港宝丽金公司及香港皇冠出版社出版，此次首度引进大陆，由北京燕山出版社独家代理出版。

<<雪狼湖>>

作者简介

钟伟民，香港著名作家、诗人。

曾任《明报》、《苹果日报》副刊编辑、《明报月刊》助理编辑。

因为获得青年文学奖，大受余光中、黄国彬等诗人欣赏，故获得梁锡华保荐入读岭南学院文史系至毕业。

钟的诗歌初期被评为晦涩难明，钟伟民撰文反驳，引起文坛争议，是为“第一次钟伟民现象”。

任职《苹果日报》期间，曾批评作家阿浓的文章《委屈》和董启章的小说《纪念册》（后收录在《狼的八种表情》及其修订版《狼八式》中），同样引起争议，是为“第二次钟伟民现象”。

主要著作：

诗集《故事》《捕鲸之旅》；散文集《惊青集》《狼八式》《我是大白灿》《如何训练你的男朋友》《狼心系列散文自选集》六种；小说《花渡》《雪狼湖》《八十八夜》《四十四次日落》《玩具》《请让我给你幸福》《吃掉你的爱》《哭泣小丑的微笑》《大童话》。

其中《雪狼湖》改编为音乐剧由张学友主演，《玩具》曾改编为广播剧由黎明主演。

<<雪狼湖>>

书籍目录

山水花月本有情——从《雪狼湖》扯到小说这门艺术

一、命运舞会

二、狼与雪

三、别人的花圃

四、摧花时刻

五、扑火

六、情种

七、屋顶上的精灵

八、心愿碎片

九、红丝带尽头

十、时间的伤口

后记

<<雪狼湖>>

章节摘录

壹 舞台 澳门回归前，曾经去拍照，拍的都是旧教堂、老房子、阳台、屋顶、寂寞的园圃和无人的长椅；一座城涂了脂抹了粉，鲑鱼红、柠檬黄、苹果绿和乳白的油漆褪去岁月的痕迹；美得越发像布景，像水上舞台。

舞台上胡狼的澳门，宁静雪的澳门，秦玉凤的澳门可不是这样的；那是烧过了，淹过了，留在洪荒世界的一片废墟，几幢没坍塌的大宅屋顶，蹲着长了翼的狼；故事，都在这废墟上演；最璀璨的爱，最甜的话，都罩着一层灰茫茫的颜色。

绒幕拉开，一九九七年红馆的“天空”，乐队和舞蹈员头上，仿佛飘着恐龙和三叶虫的骨灰。

小说用心描画的，就是这种时光流逝前的华丽和时光流逝后的荒凉。

我很喜欢剧中潘源良作词的《内疚》，宁静雪悲哀地唱着：“但愿这双手，能够捉紧当初最愉快时候，却恨世上时日，到底没法可偷……”胡狼偷到时日，只是改变不了宿命。

这是探讨宿命的故事，关于爱情的。

贰 牢笼。

胡狼先是住在公园兽笼，再给关进拘留室的铁笼，继而过上牢狱生活，他的人生，注定要跟“牢笼”相依。

“囚车开动，胡狼从车后绷着铁丝网的小窗回望阿雪，站在满天璀璨焰火下的她，是那样的彷徨，那样的无助……” [5] 这种跟“铁丝网”的不解缘，就跟宁静雪的缘分更深。

胡狼出狱，出国找宁静雪之前，他打开囚禁赤猴的铁笼，释放了荷荷。

“对于这头属于蛮荒野地的生物来说，一旦没有铁笼的保护而投身纷乱人世，自由，或许只是跟死亡等同的东西而已。

” [8] 说的是赤猴，其实是胡狼一生的写照。

他是狼，只有笼子可以拘囿他的野性。

为阿雪庆祝生日，胡狼烧炮竹厂，这就是野性。

“阿雪怕黑，一直拉着他的手。

她的手是那样的温热和潮润，那样的叫他难以放手，在这片熟悉的火药味里，他感受到从来不曾有过的悲哀和甜蜜。

” [5] 火药味不难闻。

我五六岁时在炮竹厂做过小工，记忆中，火药总带着甜香。

凶仔发生过炮竹厂大火，其中一次，我大概还在襁褓之中，只记得一个单纯的画面：夜晚，红色的天，水边都是黑影，像看大戏。

叁 影子。

秦玉凤也摆脱不了作为“影子”的宿命。

宁静雪和两个女孩走在倾斜的麻石路上，街灯，将她们的影子拉得好长好长，丽儿因而想到为室乐团取名“三弦”。

“好是好，然而，总不能少了玉凤这一条线啊。

” “说的也是。

“丽儿同意，” “毕竟我们演的是“四重奏”，如果玉凤能够走动，也是一个影子，该为这个影子留一条线的。

” [1] 一晃眼，过了六年。

暮色下，麻石路一片晶蓝。

玉凤问胡狼：“怎么老望着我的影子发呆？”

“没……没什么。

“因为想起另一个人？”

“嗯。”

<<雪狼湖>>

”胡狼点点头。

“我是她的影子吗？”

”玉凤只得悲叹，“看来，我连这个影子也送给她了。”

”[7] 这个“她”，是妹妹宁静雪。

后来，她把自己的命运解释得更清楚：“狼，你知道“第二小提琴”是什么意思吗？”

”玉凤恍似自语，“我和妹妹都爱上了同一首曲子，阿雪拉“第一小提琴”，我就是她的影子、她的和声；因为是同样的旋律，同样的节拍，我们连动作、连表情，最终连悲喜都渐渐一致。

唉，我该早就懂得，你不会心死；同一首曲子，用上两把小提琴，只徒然令痛苦加深。

”[8] “或者，我总算明白阿雪的丈夫为什么要折磨她；他不像我，他不能忍受自己只是一个影子，他以为折磨一个人可以挽回他的自尊！”

真傻，折磨不可以，奉献也不可以，只有你和阿雪可以互相伤害对方，一直都是只有你们两个人，一直都是“””玉凤憬然惊觉：当她从一个影子偷偷蜕变成宁静雪，她不仅失去了自己，还完全失去了胡狼的爱情！

[10] 肆 背叛。

米兰 昆德拉在《小说的艺术》一书批注用过的词：背叛。

什么是“背叛”？

”背叛，就是走出队列；背叛，就是走向未知。

（在《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》里）萨宾娜不知道有什么比走向未知更美的了。

”宁静雪出国，最终“走向”富家子梁直，表面上是因为误解和不幸的际遇；说到底，是她要走向未知。

阿雪曾经问胡狼：“看，野花是不是比园里的好看？”

”“嗯。”

”“我喜欢这份野性，虽然只开那么一天，却开得风风火火的，一点不含糊。”

”[2] “我一直希望将来可以在最大最好的音乐厅里演奏，希望有很多很多人认同我，为我鼓掌，为我喝彩；我不想只是对“牛”弹琴。”

”[4] 她也曾经这样对玉凤说：“姐，真想一起到最大的音乐厅拉小提琴，我们转眼就会老，会丑；我不会让自己变老变丑，不会让自己活过三十岁。”

年轻的日子，应该活得灿烂。

”阿雪摇动着红兔的长耳朵，作状问道：“长耳兔，你是不是会跳到舞台上啊？”

”“会的，会的！”

”玉凤代兔子回答，“不过，我的兔子没你的野心，不管跳得多远，它都会回来。”

”[4] 宁静雪的兔子有“野心”，逐渐走向未知；而且，没有回来。

毕竟，“没有比走向未知更美的了”。

要发生的事，发生之前就作了预告；每个角色的下场，都有其“必然”；这种小说，不会有一个以上的结局；用不着赶潮流，也不必有一个以上的结局。

伍 切花。

俄国的契诃夫曾对文友说：“作家应当样样都知道，样样都研究，免得出错，免得虚伪。”

”他说着走到花篮旁边，注视着花，“这种虚伪一方面会使读者不痛快，一方面又会损害作者的威信。”

例如我们的小说家某某，他是描写大自然美丽的专家，他写道：“她贪婪地闻着鹅掌草的醉人香气。”

”可是，鹅掌草根本没有气味。

不能说芬芳的紫丁香花束和野蔷薇的粉红色花朵并排怒放，也不能说夜莺在清香的、开花的菩提树枝头上啼鸣——这不真实；野蔷薇开花比紫丁香迟，夜莺在菩提树开花之前就不叫了“””

（《契诃夫论文学》） 出错，不可能完全避免，只得尽可能用心观察，仔细研究。

<<雪狼湖>>

我写过一部小说，由沈一改编成黎明当主角的广播剧，写完了，知道不少古董玩具知识。写《雪狼湖》之前，我没种过什么植物，后来，却爱栽花自娱。

胡狼有一次和玉凤闲聊，那时候，玉凤还叫做早蕊，突然，她坐到长椅上，一脸难受。

“怎么啦？”

“要不要去看医生？”

“用不着，”她抱着头，问胡狼，“你有没有止痛药？”

“什么止痛药？”

“阿司匹林之类。”

“园里多的是。”

“没多久，他已捧着一把药片跑回来。”

早蕊诧异：“你也头痛吗？”

“不，只是放些阿司匹林到水里去，像剑兰、康乃馨这类切花会耐开些；没想到你也有那些花的习性。”

“切花”就是折下来插到瓶里的花，没有根柢，也不会结果。

“能耐开些也好。”

早蕊痛苦地一笑。

[7] “没有根柢，也不会结果”，就是她和胡狼那段爱情的写照。

“好，今天就休息，切花让头痛药水养着，开得是牵强些，一时三刻却死不了。”

早蕊说的仿佛是她自己。

[8] 切花暗喻秦玉凤，是个“象征”，跟代表宁静雪那种耐开的白绣球相对照。

有读者根据以上描述，照方抓药，投阿司匹林到花瓶里，结果，花反而早死。

我是从很权威的书里看到的，写前没做实验，读小说的人不谈文艺，只关心园艺，我有点迷惘，后来反复求证，花儿给一个“象征”害死，说不定只是用量过多，植物不胜药力。

这也是吃一堑，长一智。

日来写关于“食”的小说，食谱啃多了，渐渐尝出新鲜的文学味。

我不会让一个厨师像花王，也不会让花王只懂吃，俨然口沫横飞的食家；起码，我这样要求自己。

作家“应当”样样都知道；要知道得透彻，是早就热爱“应当”知道的事情。

作家不可能都“热爱”可能会触及的东西；下笔谨慎，贪新时不忘旧，还知道有“旧”，也算是“免得虚伪”了。

陆 窗口。

《雪狼湖》小说结局，我写的初稿是让胡狼和宁静雪坐上那辆鲜红的跑车投湖；“水”的澄蓝，正配合故事的忧伤。

在舞台上，让一辆车冲进一座湖，却不容易。

张学友先生就提议：“不如放火烧屋。”

“火”的暴烈，的确更与胡狼的性格匹配。

千思万想，“水”与“火”，原来可以兼容：胡狼于是在焚烧的大屋里，抱出宁静雪，步进湖水，步进他们失落的时光之中。

“结局不同了，里头的‘小故事’可能也要改改。”

“张先生不忘提点。”

那是一九九六年的事了。

他说的“小故事”，不妨称为“小说的窗口”，有了窗口，明眼人就能够窥见故事的发展和终结，感受到宿命的播弄。

小说第三章，有一则“传说”：好多年前，有一个猎人在格林镇的森林迷了路，他又渴又饿，在林中团团乱转，知道一入黑，难免就会给野兽吃掉。

就在他最彷徨的时候，他看到一个泪珠形状的池塘。

他走过去，用手掬水，却看到池水里有一个红色的影子，他伸手去捞，却不小心掉到水里。

<<雪狼湖>>

池水很清澈，很温暖，他竟然忘了挣扎，只是让自己静静下沉，沉得越深，周围越发明亮，猎人渐渐看到那片红影，原来只是一条红色的丝带……就这样潜泳了不知多久，他才随着那片红影浮升。

当他爬到岸上，虽然浑身湿透，却发觉自己已经出了森林，池塘变得无边无际，夜空里，还闪满星光……虽然出了森林，眼前景象却让猎人怔住了。

他看到水边正躺着一个年轻的男人，走近察看，那个人，竟然就是他自己！

猎人终于明白，原来自己已经在林中遇难，那条红丝带，只是招聚他魂魄的旗幡。

就在他伤心地望着自己的尸体迷惘、踌躇的时候，一个腕上缠着红丝带的女孩从树后走出来，相互凝望的一刻，猎人马上就察觉到女孩和他同属于黑夜的世界。

她伸出手，温柔地对他说：“我一直在等你呢，不用怕，苦难已经过去，如今，你真正自由了。”

“因为夜晚好长，他们会一起在荒野漫步，会一起看星星，会一起游湖……”

这个传说，就是小说的一扇窗；因应结局而修改，是细心的作者应该照顾到的。

我只是没想到，张先生看得这么深刻，这么会看。

柒 红星。

“凡是跟小说没有直接关系的东西，一概要毫不留情地删掉。”

要是你在头一章里提到墙上挂着枪，那么在第二章或者第三章，就一定得开枪。

如果不开枪，那管枪就不必挂在那儿。

“这也是契诃夫的心得。”

我在《国王的新稿》散文集里，收了篇短文《写小说》，谈的就是这种有枪必开的“收发问题”。

《雪狼湖》里的红缎子手绢，由手绢“演变”出的红丝带，固然紧缠住整部小说；绣球花、胡狼父母遗留的挂表、日渐清晰的火焚之梦……都是契诃夫说的“挂在墙上的枪”。

枪，反复出现，就是要在不同章节里瞄准主题。

胡狼先是与手绢共舞，到最后一章，他掉入时间伤口，在那个属于“过去”的混沌时刻：他走到梧桐树下，想起还有一事未了，就轻轻放下阿雪，将自己腕上的红绳松开，系在枝上，

“不管是生是死，雪，你永远只可以是我的妻子；只有我，可以为你系上这一条红丝带。”

[10] 因为红丝带背后，还有一个传说，一扇我说过的“小说的窗口”。

有一个叫廓尔尼的洋人说过：“在花园里的人，比在其他任何地方，更接近上帝的心。”

“胡狼就在‘上帝的心’旁边露宿，可惜上帝太忙了，没有把他放在心上。”

他一生都在种花，在花园里种，在屋顶种，在牢里也种。

洒扫完毕，搬来几个大瓦盆，正要替长得过分拥挤的红星分株，好把子株削下来栽种到新盆里，背后却传来石头的声音：“盆子太大了，拿最小的来。”

“反正泥土多着，用大盆子种，长得茂盛些不好吗？”

“不是泥土问题，红星要种在小盆里才开花；盆子越小，越能逼出花来。”

“真犯贱！”

“对。”

不过，你得佩服这种花的蛮劲；你越压迫它，它越不让你看扁了。

“后来，他在牢中知道宁静雪的婚讯，万念俱灰，打算跳到鸭池里寻死。”

满月，从云朵中脱出。

就在胡狼抬起头，要踏出下一步之际，池塘对面晃动着鲜红的暗影，仿佛一列朱砂色的星星围绕着半个池塘。

他定神看了看，见石头教他栽种的几十盆红星正开得无比灿烂……越受压迫，越不让人看扁！

为什么自己竟连一株小花都不如？

他咬紧牙关，走到那几十盆红星前面，无力地跪倒。

他没有在厄逆中开花的蛮劲，但他要活下来，他不能给自己的软弱击倒。

<<雪狼湖>>

[6] 这几十盆红星，不是“跟小说没有直接关系的东西”，它让胡狼在绝路之前回头，可不是白种的。

捌 冷血。

有一个叫马埃斯·特罗的人，他想学写作，于是一边帮海明威打鱼，一边求教创作之道。海明威觉得自己说的话有意思，一九三五年，写下《同马埃斯·特罗的独白》。

马埃斯：“你写短篇的时候知道小说后来要发生的事吗？”

海明威：“几乎从来不知道。”

我一开头就创造，什么样的事，一边写，一边发生。

马埃斯：“大学里他们不是这样教的。”

海明威：“我不知道这些。”

我从来没上过大学。

哪个狗崽子能写作，就不用到大学去教创作了。

马埃斯：“你正在教我。”

海明威：“我疯了。”

而且，这是一条船，不是大学。

我特别喜欢这一段话。

《雪狼湖》是先拟好大纲再动笔的，我不要知道往后发生的事，但筹办音乐剧的人要知道。

今天我不会这么写。

比方说，我在报纸刊载的《肉香》（出书时易名《吃掉你的爱》）就没有写下来的大纲，那是个长篇，结构算独特，我却心里有数。

写作不神秘，有时候，真像打铁一样，会在不断琢磨推敲中进步。

海明威是对的，进步了，“什么样的事，一边写，一边发生”；前呼后应。

第一章提到墙上挂着枪，那么在第二章或者第三章，我一定开枪，没有宽容，更不会有特赦。

真羡慕契诃夫，他才够冷血。

玖 墙外。

某天黄昏，红日，野猫一样蜷伏在瞭望塔上。

石头突然出现在塔下，神色凝重地对胡狼说：“我大概想到怎么种你说的绣球花，但不容易，步骤对了也不一定成功。”

你要种的话，我可以教你，不过，你功夫还未到家，得先学培植月季花；月季花又叫做中国玫瑰，毕竟是土东西，易上手，掌握了窍门，再练习种洋水仙。

洋水仙、中国玫瑰都种得好，中西合流，融会贯通了，能够顺利改变它们的颜色，我再教你下一步该怎么做。

怎样种花，就是怎样写作。

学土东西，参考洋东西，中西合流，融会贯通了，然后：“你要对着种子和花苗，专注地想着心上人的名字，然后默念：“我希望某某人平安幸福。”

这样念上一千遍一万遍，念上十年二十年……白绣球就有可能会开花。

“这还不容易！”

“一点也不容易。”

石头说，“人都有一颗会漂移的心；这颗心，不会停在时间的河流上。”

[6] 因为“心”会漂移，诚实和诚实地创作，才变得不容易。

信念能生根，只是基本；要有进境，要破土出头，最好还得遇上一种状况：“穷”。

没有钱，是穷；但“穷而后工”的“穷”，我总觉得，该是心理状态：已经不能忍受了，是非如此不可的了。

面前有一堵十英尺高墙，今天能跳八英尺，明天再高一英尺，还不怎样；穷，把人推到墙外，景物就不同了。

“文学作品的最大课题是怎么样创造笔底的孤寂境界。”

（董桥《一室皆春气矣！》）

<<雪狼湖>>

》) 穷极窬墙，背后是厚墉，眼前是长天，就易创造这“孤寂境界”。

绝处，可以逢生。

废墟上长出的花，分外耐看。

人们一旦要将花拔起来，移植到别的地方，才发觉根柢紧抓着泥土，花与花之间，勾连缠结；要拔起一株花，就像要掀动一座湖。

这是一种顽固的花。

[1] 小说，尤其爱情小说，能不讲这“顽固”两字？

拾花月。

一路上，胡狼对这个女孩眼中所见的景物还是充满好奇，他想，当浅滩一旁的山丘、山丘上废置了的炮竹厂、无边的红树林、石堤，以及秦家大门昏黄的玻璃罩灯顺序映入她眼眸的时候，或许，她也会看到他回望的背影吧？

[1] 胡狼离开秦家大宅的时候，他幻想投进宁静雪眼中的一景一物，都是真实的。

获罪系狱，过了几年苦日子，他刑满回到曾经和阿雪相会的教堂屋顶，却遇上她姐姐玉凤。

海湾在夕阳下染着蜜蜡的颜色，他入狱前还没筑成的公路堤已经连接，偶然还有些闪亮的汽车驶过；山丘上那座炮竹厂是没有了，白鹭却仍在废墟上盘旋不息。

“只是过了几年，景物都不同了。”

女人的感慨，正是胡狼几要说出口的话。

[7] 那是一九六九年发生的事。

过了整整三十年，我拿着朋友送的锦囊EOS5去捕捉曾出现在小说的场景，才惊觉“景物”更不同了。

马埃斯问海明威：“一个作家最好的早期训练是什么？”

“不愉快的童年。”

海明威答。

“不愉快的童年”可遇不可求。

我的童年很幸福，只是稍嫌“冷清”；“冷清”，也是对写作有用的吧？

我在嘉谟公园旁边的圣善学校读过书，只是很短的时光。

小时胆怯怕人，只记得昏黄的墙垣和寂寞的园圃。

那是个只有树荫和花影的世界，让给胡狼窝居的兽笼，那时候囚着一只猴子；一座园就只有一只猴子，它就是在“冷清”中死去的。

从没想过有一天会跟女孩在园里谈恋爱；因为恋爱，才“惊觉”那座园，原来那么美丽。

不美丽的故事，在园外。

小教堂屋顶手执橄榄枝的天使像，是我虚构的。

他在小说里化身为石头人，失掉翅膀，年华老去，“我的心是自由的，没有人可以禁锢一个人的心。”

他这样安慰失恋的失意人。

天使在音乐剧里叫狼仙。

我们难道不渴望身边有这么一个“天使”或者“狼仙”？

散文家董桥先生有《读园林》一文，讲英国作家 Vita Sackville West 精于园艺，“她和丈夫 Harold Nicolson 合力经营的 Sissinghurst 庭园，后来成了英国名园，其种园法度传遍英国，不少人学他们在苹果树下密种各色玫瑰，绿荫下花影生姿，浓叶里果实摇红，把那些中产阶级绅士淑女迷得醉醺醺！”

人对花草体贴，花草会长得分外好看”。

要对花草体贴；花草凋零？

那就对文字体贴好了。

“园林多么繁华都靠不住；用画用诗用文写出来的纸上园林反而耐看耐读。”

司马温公描写独乐园的诗歌传诵一时，其实那座园很小，园中读书堂也小，浇花亭尤小，弄水种竹轩

<<雪狼湖>>

、见山台、钓鱼庵、采药圃等等更远不如名字那么清幽……”桃花依旧，物是人非，固然可叹；其实，更可哀的，是物非，人也非；笑春风的桃花，换成后现代的灯柱。胡狼的嘉谟公园过去没有名字，却有生机。

为新而新，为改而改，从新与改之中渔利，虚矫、贪婪的现实之园，不仅灵气荡然，连“清幽”也谈不上了。

回忆和生活，果真只能“用画用诗用文写出来”，就算“耐看耐读”，毕竟离真实越来越远。

“山水花月本无情，情在看山看水看花看月的心眼之中。

”（《故国山水辩证法》）董桥先生这么说。

我们都知道，山水花月本来是有情的。

……

<<雪狼湖>>

媒体关注与评论

这是一部想象高超，气势贯串，语言自然的杰作。

——余光中 爱情原来是凄美的吞噬，但愿我的身体容得下你，永不分离。

——张小娴 精美的意象，多姿的语言，笔墨间布满一股如烟似雾的淡淡哀愁，朦胧恹恹而动人心弦。

——陈德锦

<<雪狼湖>>

编辑推荐

《雪狼湖》经典回归：爱情不老，诗意不灭——张学友主演，轰动华人世界音乐剧《雪狼湖》原著小说大陆首发 曾轰动整个华语乐坛的著名音乐剧《雪狼湖》超经典曲目，再一次伴随张学友世界巡回演唱会来到我们身边。

与此同时，尘封多年的音乐剧原著小说《雪狼湖》也揭开了神秘的面纱，以一种经典传世、超凡脱俗的姿态终于在大陆出版了。

这部经典小说曾先后在香港宝丽金公司及香港皇冠出版社出版，在港澳台及华语阅读圈中均反响强烈，此次由北京燕山出版社独家代理大陆版权，隆重推出，由余光中、张小娴、冯唐、董桥、彭浩翔、金庸、蔡澜联袂推荐，这也是香港著名作家钟伟民先生的作品首次在大陆出版发行。

《雪狼湖》讲述的是一段有关宿命与爱情的传说，凄美、深远，让人痛彻心扉；《雪狼湖》不同于传统的叙事小说，它诉说的是一份情愫，把灵魂最深处对爱情的渴望与感动一一挖掘，呈现在读者面前。

在小说中，身份、年代、时间、事件、甚至人物本身似乎都不再成为重要的因素，每一个角色都可以被看作是爱的化身，用不同的方式诠释“爱”这种独特的语言。

难怪当年张学友作为这本原著小说的第一位忠实读者时会说：“胡狼的爱情观在很大程度上就代表着我的爱情观。

《雪狼湖》浓烈的异域风情，可以说展现了97年回归前——旧时澳门的色彩：美得像布景，像水上舞台。

《雪狼湖》描绘出的色彩感无疑给人留下充足的凭吊空间，被引人入胜的故事带入，竟让人忘了时间为何。

钟伟民先生说，自己在1996年创作《雪狼湖》之前，曾在澳门的大街小巷拍过许多照片，正是小说的背景出处。

在香港、澳门，谈到《雪狼湖》，人们除了会想到音乐剧以外，也会想到这部音乐剧的原著小说作家钟伟民先生。

钟伟民自十几岁开始写作至今，笔耕不辍，他所创作的诗歌、散文、小说自十五六岁开始便屡获大奖，在华语文坛享有很高声誉。

近来，他正呼吁倡导“保育中文，抵抗邪风”，由“造好一个句子”开始！

钟伟民认为：保育中文是“品味教育”，破坏中文，等同破坏心智；心智坏了，邪恶，就乘虚来了。

因此，在钟伟民先生的淡泊名利的写作世界中，语言是纯粹而纯洁的，他用无数个好句子写成《雪狼湖》，呈现给读者。

《雪狼湖》的语言美是出了名的，源自于钟先生诗一般的语言功力，早年获得多项诗歌大奖的钟伟民先生的作品，一直受到余光中、黄国彬等名家推崇，也曾被圈内好友——著名作家张小娴女士作为唯一引用的他人诗歌，用于《面包树下的女人》中。

可见，钟先生的语句绝非一般。

他的语言，是从灵魂深处迸发出的力量偶然落在纸上的，新奇、深情而不做作。

《雪狼湖》正是以这种独特的语言魅力描绘出一个不同于现实的意境，多重意象：雪、狼、湖、绣球花、红色手绢；无一不富有诗意。

但在这诗意语言的背后，则代表着更丰富的意象和内涵，让人捉摸不透，也耐人寻味。

《雪狼湖》有他独特的味道，品读的人会尝到辛辣、浪漫、酸涩、深情、固执、背叛、无奈与欢愉；相信还未曾品读的人，就会寻着这些味道，远望着那浓烈的色彩，欲罢不能地踏着唯美的步调，走进那片穿越时间、打碎激情的“雪狼湖”。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